推进社会变革的“占领华尔街”：趋势、影响与对策

[美] 妮拉·坦顿（Neera Tanden）

内容提要： 2011年9月正当美国经济在低迷复苏中略显好转之际，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充分表达着美国普通民众对社会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衰退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与抗争。本文较为详细而全面地剖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背景、趋势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积极影响等问题。基于对事实背景与走向的深入分析，本文根据奥巴马2012年初国情咨文中所提及的倡议，提出了10个方面可以采取的政策选择，以此积极回应“占领华尔街”运动。作者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与美国历史上多次引发社会变革的大众运动一样，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改良与变革新阶段的开始，这种纠错运动恰恰体现着美国精神的伟大所在。只要积极、务实、有效地回应这次社会运动的诉求，美国将迎来下一个繁荣。

关键词：“占领华尔街” 社会变革 中产阶级 美国经济

导 言

过去10年间，美国的人均工资出现下降趋势。事实上，从2000年到2008年，工资水平就下降了4.2%。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工资增长的国家而言，这引起了显著的影响。在随后的2008年和2009年中，经济危机更是让中位收入水平与2000年相比降低了3%，令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备受煎熬。

“占领华尔街”运动既是这些经济压力带给美国社会的自然后果，又是引发

[美] 妮拉·坦顿（Neera Tanden） 美国进步中心主席。

公众关注这些难题的动因。正如“占领华尔街”网站上打出的标语那样，“我们的共同点即‘我们是99%’”。事实上，在运动兴起后的数月里，“占领华尔街”并未能提出任何立法议程、政治候选人或积极地反对现政府政策的纲领。而“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反映出的事实更为简明且重要：美国经济并不服务于公众，已成为普通美国人的普遍共识。

这些美国人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中产阶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衰退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使财富集中于极少数富人手中的事实更为鲜明、对比更为尖锐。当联邦政府干预终止了经济领域内“自由落体”式的持续下跌、甚至还修复了引发危机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之后，公司的盈利和占全美人口1%的富人的收入开始继续增长。相反地，对于那些为联邦政府紧急救助计划买单的美国大众而言，他们的生活质量却仍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是令人极为失望的落差。

“占领华尔街”运动令我们追忆起一个对很多美国人而言已渐行渐远的美国的核心信仰，即每个美国人都有机会通过勤奋劳动为自己及家人创造幸福生活。

“占领华尔街”运动令我们追忆起一个对很多美国人而言已渐行渐远的美国的核心信仰，即每个美国人都有机会通过勤奋劳动为自己及家人创造幸福生活。这种对基本的公平与平等机会的笃信是美国历史上所有实现社会变革的重大运动的动力。无论是19世纪的劳工与进步运动，还是20世纪的有关种族与性别平等的民权运动，皆是最好的例证。

毫无疑问，中产阶级是美国繁荣的中流砥柱而非其副产品，但如今的中产阶级自身需要加固与强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得以持续，都必须制定一项新的政策议程，通过壮大中产阶级来减少不平等，让所有美国人而非仅是少数富人获益。

一、趋势

与其他重大的政治抗议或事件相同，“占领华尔街”运动吸纳了主流政治之外的众多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处于底层的99%的美国人有理由表达自己真实的忧虑。虽然美国中产阶级一直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广泛分享的繁荣的最重要驱动力，但近来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处于收入顶端的富人手中。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这一趋势，很多美国人发现通过教育与勤奋工作来改变命运的努力变得愈发困难，这一现象威胁到了美国经济在未来世世代代的发展。

（一）日益增大的收入不平衡

广泛分享的繁荣曾是20世纪美国经济极大扩张的标志。1976年，占美国人

口1%的最富有家庭控制着少于10%的国民收入。美国最重要的力量是其数量庞大、持续增长、影响力巨大的中产阶级。但是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阶层明显地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大幅扩张了。今天，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家庭占据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控制着美国全部财富的40%。

此外，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现象事实上限制了经济的增长。美国经济是消费型的，数量稀少的极为富有者根本无法消费足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商品和服务。如果美国的中产阶级拥有如30年前的国民收入比例，他们年均可支配收入将要比现在多1.3万美元。与美国富人更易存钱的倾向不同，中产阶级的这笔增加的收入将会直接流入市场，创造经济活力、刺激实际增长。

（二）缩减的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

收入不平等日益增大的同时，美国也正在经历着收入流动性的收缩过程，即在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更为困难。当今美国经济最具挑战的一个方面便是承认和接受这一事实，因为这是与美国梦的信仰全然背道而驰的。如今，虽然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可以从卑微的起点出发，最终当选总统、入主白宫，但很多美国人仍旧有理由忧虑，他们通过辛勤工作来为自己和孩子创造更好生活的机会可能遥不可及。

美国人正在经历的收入流动性的收缩，至少部分源于先前曾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之前，强大的工会与更为完善的劳工法提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与工作状况，他们的工资得以增长，很多人拥有了更为美好的前程。50年前，大量的妇女和少数族裔走上工作岗位，扩宽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面，提高了成千上万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孩子们得以接受的公立教育和大学入学率的提高使得整个一代年轻人可以比他们的父辈得到更多，他们的孩子亦会比他们得到更多。“低挂水果”（the low hanging fruit）式地设置容易实现的目标，在增加收入流动性方面上发挥了明显的效果。

作为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认为，“出身于收入分配中最低10%层次家庭的人在成人后升至顶端10%的几率，正如一个5.6英尺高的父亲却有一个6.1英尺高的儿子的几率一样小。这种事情会发生，但非常态。”坦率地说，这个判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在当代美国找到能提高收入流动性的办法或许不容易，但美国人从不会因为挑战的艰巨性而退缩。

（三）累退的税收法

现行政策也在财富集中和限制收入流动性等方面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所得税法律极为明显地倾向于更大幅度的累退税，且在过去10年间快速加剧。

对于劳动力收入和投资收入的区别对待，让富人极大受益。最富有者通过财富投资的收益利润率约为三分之二。针对百万富翁们的有效税率从1995年的31%下降到2009年的22%，而这种最富有者比中产阶级支付更少税金的现象在如今的美国社会中已成为常态。

美国的公司税务体系简直是一团糟，更无法适应新的全球化经济。一些美国最大且盈利最高的公司不支付或支付极少税金，甚至有些还能得到数十亿美元的税收补贴。与此同时，公司税存在着导向错误，即事实上鼓励了公司在海外的运营，减少了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

（四）美国民主的机会不平等

民主的本质即一人一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社会运动的基本目标都是为了获得这一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即保证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以及为自身选择治理者的权利。这些权利经常被风俗、偏见或武力所抑制。但现在，那些历史上的阻碍皆已消失，大多数美国人却对自己的声音是否能超越金钱政治的恶劣影响失去了信心。

大多数美国人却对自己的声音是否能超越金钱政治的恶劣影响失去了信心。

企业、工商联合会以及游说集团是大部分美国竞选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大约四分之三的竞选资金来源于能够负担得起大量资助的人们以及由富人利益支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这些事实背后，最大的利益集团是金融服务、保险以及地产等行业。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及个人捐赠，这些利益集团几乎贡献了从1990年到2010年间所有政治捐赠的20%。它们在游说者身上的投资也比其他行业更多。

在美国要赢得选举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在众议院435个席位中赢得一席之地的每个当选者平均需要花费140万美元；而对于每个参议员议席而言，这个数字则将近750万美元。联邦最高法院对相关竞选资金法的违宪判决，却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的大行其道开辟了新领域，即允许无限制使用资金公开影响某个候选人的当选或落败。因而，在2012选举周期中，一股新的金钱浪潮涌入到了政治之中。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谓是极端富有者们的武器，捐赠数百万美元的少数富豪们几乎主导着整个共和党总统竞选。

“占领华尔街”运动向成千上万沮丧的美国人传递着一种声音，而其影响传导的速度之快也超乎了所有美国人的预期。虽然这次运动并未向过去的偏见开战，但它也竭力抗争着高度集中的权力所带来的普遍障碍。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会如这个国家的历史所呈现过的那样，边缘化的群体不断为自己的投票权、为能够代表他们的政府、为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而持续斗争。

二、影响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以及全美更多城市中的爆发，令所有上述趋势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力。“占领者”们在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以及华盛顿特区组织了和平示威，而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吸引了全世界数以千万的人们。

随着运动的扩大，其政治影响也日益明晰。奥巴马总统曾说，抗议者们展示了美国人对金融体系运行方式持有的“广泛的挫败感”。2011年11月，他曾在堪萨斯州的奥萨沃托米（Osawatomie，Kansas）发表了一次具有标志性的演讲，探讨日益增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危险。进而，他又借助2012年1月份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提出了政策纲领，即通过支持和扩大美国的中产阶级来巩固经济。

经济的不平等和财富集中的恶劣现象或许受到了很多辩护，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注点显然是其负面效果，并已对美国两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同样质疑过其竞争对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参与创建的风险投资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今年1月，佩里在南卡罗来纳州集会时告诉选民，“我偶然想到如贝恩资本这样的公司如果真是风险资本投资者，那么他们就本能够出手去援助其他公司；但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只是贪婪的资本家。”

这些批评显示出民主体系中存在不同政见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对脱离选民的政府政策而言具有纠偏作用。揭示社会基本现实的大众运动能够对政治光谱之间的政策辩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于千千万万正努力从衰退中恢复或挤入正在缩减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人而言，这场运动无疑使政策辩论向着好的方向转变。当美国政治领导人可能还未对收人的不平等和中产阶级的忧虑给予足够重视之时，“占领华尔街”运动为这些问题创造了全国性的关注。

对于千千万万正努力从衰退中恢复或挤入正在缩减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人而言，这场运动无疑使政策辩论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此外，“占领华尔街”运动传递出的基本信息在经济领域也很有意义。随着收人的下降，中产阶级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相应萎缩。随着需求下降，企业裁员、投资收缩，只愿意承担小风险。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影响，中产阶级还背负着巨额的债务负担，他们不得不将已经缩减了的收人中的一大部分交还贷款，而非买新车、支付大学学费，或者进行其他有助于振兴美国经济的投资。

这些趋势伤害的不仅是中产阶级，更是所有美国人。反过来亦是如此：扭转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并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将使得美国经济整体上更为强劲。这正是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繁荣的副产品，而是强大的经济和广泛共享的增长的驱动力。

三、对策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笔者担任主席的美国进步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向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一些简单的步骤，可以迅速消除不平等，强化经济结构中的中产阶级力量，并为光明的未来开创道路。诚然，现代经济错综复杂，光依靠这些建议尚不足以解决美国所有的问题。但通过为所有人创造更大的繁荣与机会，这些方法对回应“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全美普通家庭共同表达的诉求具有很大帮助。

奥巴马政府上下齐心致力于创造薪资丰厚的岗位，以此来重塑美国的中产阶级。2011年秋，总统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雇佣新教师和地方执法人员以及其他一系列可以让人们重新获得工作的设想。下文中的建议即是基于这些想法而阐发的。

（一）废除针对最富有美国人的减税政策

乔治·W. 布什总统以及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曾在2001年到2006年间批准了一系列大幅度减税政策。这些减税政策虽然降低了所有人的税负，但却严重向富人倾斜。2010年，减税政策所带来的收益的一半以上被美国人口中5%的最富有者占据，而位于社会中层的20%的美国人却只获得了7%的好处。

保守主义者声称这些头重脚轻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将会向下扩散到其他美国人手中。然而，这些政策却使得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飙升到创纪录的比例，削弱了联邦政府对广大中产阶级的支持。与此同时，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成千上万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因经济繁荣而富裕起来的人们又回到了贫穷状态。

废除这些减税政策已极为必要。保守主义者所支持的延长减税政策的做法会使美国经济仅仅在随后的两年中就损失掉900亿美元。相反，我们可以针对中产阶级多减税；确保教师、消防员以及警察不被解雇；重建年久失修的道路和桥梁；投资于确保美国经济未来的科学与技术研究。

国会应该同意把富人的税率恢复到经济强劲的克林顿总统时期的水平，要求富人支付投资和赤字削减所需要的相应税金。此外，国会同样也应该给予那些收入低于25万美元、占美国人口98%的家庭以永久减税。

（二）缓解抵押贷款所带来的巨额债务压力

住房所有权不仅早已是经济安全的来源，也是美国中产阶级巨大的自豪。但这种感觉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而迅速减退。诚然，住房所有权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今四分之一的美国房屋所有者境况糟糕，即在房屋上的欠款高于房屋本身的实际价值。背负着资不抵债的贷款，人们很难重新申请新的贷款。于

是很多房屋所有者不能享受现今新的低税率政策。但是，如果他们可以以低利率进行再融资，则会对整体经济发展有所帮助，因为他们可以在交付贷款之外对其收入做其他安排。

奥巴马政府应该积极地执行最新宣布的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HARP），让资不抵债的房屋所有者更容易获得新贷款。他们还应该努力取消针对有益且具有竞争力的再融资的不必要障碍。联邦政府监管者应该确保，如果金融机构不积极地参与到上述计划当中，将会面对严重的后果。

其他能够帮助痛苦挣扎的房屋所有者们的改革也应该执行。如果一个贷款人虽无力偿还月贷，但仍可以支付该房屋的租金，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dministration）就应该将房利美公司（Fannie Mae）的“租赁契约”项目扩大，即让符合条件的房屋所有者可以选择将其房屋贷款转换为按月的租赁合同。这样很多房屋就可以避免在市场上出售后的空置，帮助尽力解决过多法拍屋（foreclosure）问题的社区。通过一个周密设计的“从出租到所有”（lease-to-own）的计划，这些新房客能够有机会在经历一段时间稍微高额的租金支付后而重新获得房屋的权益。

（三）让学生贷款更易负担

美国大学的费用极为高昂。学生偿付大学费用所用贷款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信用卡账单，总计已高达近1万亿美金。若能善加利用，学生贷款能够成为一种“优良的贷款”，为学生提供一生拥有可观收入的机会。但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学生贷款的滥用使得天平倒向了坏账的一方。特别是在经济疲软的环境下，日益增长的学生贷款让年轻人失去了其他投资的机会，如买第一套房子、买一辆新车抑或是组建家庭。

作为很多学生贷款的支付方，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在防止债务违约和帮助借贷人保持贷款额度可控性方面发挥领先作用。美国教育部正在提供一个“以收入为基础的还款项目”（Income-Based Repayment Program），即通过设定学生应付贷款占其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比例来保证贷款的偿还。该项目是十分重要的尝试，但现在仍是一个小范围试行的选择性加入的项目。奥巴马政府应该将其扩展到所有学生贷款者，并使以收入为基础的债务偿付方式成为所有学生贷款者的默认选择。

当学生总是无力偿付贷款或无法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时，美国的大学也应该为其学生负责。虽然推行“能赚钱的雇佣”（gainful employment）规则[1]是一个开始，还没有深入开展，但该规则已经开始惩罚那些只追求利益而让学生身负重债的大学。与此同时，政府当然也应该考虑针对非盈利和公立学校采用这个规则的更宽

1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项旨在促进大学更加重视教育质量以确保学生得到“能赚钱的雇佣”的规则——译者

松版本。

（四）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如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联邦政府目前规定的最低工资仅比1968年的大概不足一小时一美元的水平略高。

处在经济阶梯最低端的人们在经济危机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最低工资水平的增长会让辛勤工作的雇员得到回报，并通过提高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最近有研究证明，即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对员工和经济均有益处。因为它会降低人员的流动性，促使雇员更加努力工作，鼓励公司企业进行岗位培训，并且能够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即便是反对者也承认，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不会减少就业。

美国国会应该提升最低工资水平。

（五）限制政府给予大公司和1%的最富有者的额外好处

除了极为富有者所享受的超低税率外，美国税法在很多方面都是混乱的。许多大额税收优惠政策均不成比例地令富人受益。此外，税收减免与豁免本应是对纳税税率最高的群体有利，但依照现行税法规定，价值1万亿美金的年度税收减免却作为最大的补贴给予了那些并不需要的人们，不论其用途是提高房屋所有权、退休储蓄或是投资。

奥巴马总统应该推动国会把这些倒置的补贴形式反转过来，以税收抵免代替税收减免，并根据公平与成本效益来重新评估税收补贴。这样就将极为有助于大众平等地获得特殊税收条款的好处。

然而，税收减免并不是税法仅有的落后之处，还有大约每年让商业或工业受益的1300亿年度税收支出。其中大部分是不必要的，例如，对公务飞机所有者给予的补贴或对拥有极高利润的石油公司给予的钻探激励支出。尽可能多的消除这些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应该是奥巴马政府的首要议程之一。

（六）通过帮助消费者减少油费来与汽油价格做斗争

虽然美国正在更多地靠自己生产石油和天然气，但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仍然使石油价格飙升。高昂的汽油价格让已经捉襟见肘的美国家庭在预算上更为吃紧。这制约了消费者的其他消费行为，减缓了总体经济增长。

减少美国对于石油的依赖会在未来的价格飙升中保护美国家庭。在短期内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说服更多的消费者购买燃料节约型或燃料替代型汽车，或者索性减少使用私人汽车。2009年，国会曾实施了一项名为“旧车换现金”（cash for clunkers）的计划，即在消费者用非燃料节约型汽车换购符合燃料

节约指标的新汽车时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该项目成功地加快了购买新燃料节约型汽车的普及速度，减少了石油消耗量，并给予美国经济和制造商以一个急需的驱动。

国会应该重启“旧车换现金”项目，并将其扩展到更广泛的石油节约行动中，比如购买燃料替代型汽车和对旧车进行重要改装，包括轮胎充气，装置流动性强的空气过滤设备以及其他燃料节约措施等。

此外，国会应该通过补贴激励雇主为其雇员提供公共交通工具，以此来促使消费者减少使用私家车。此前，雇员被允许在收入和工资税之外接受雇主提供的社会福利的上限为230美元。但这一数额今年已缩减至125美元。增加员工的交通补助将为许多中低收入的公共交通乘坐者提供所需的救济。对他们而言，交通和通勤费用可能是家庭预算中一项可观的开支。

（七）要求华尔街为中产阶级的复苏作出贡献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纳税人们花费了数十亿美金来救助大银行，旨在令经济重新回到轨道。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一道对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及其他华尔街相关产品征收较低的税收。由于每年都有数万亿美元的金融工具交易，所以即使是微小的税收也可能筹集到500亿美元。

小型的交易税并不会被将长期持有股票视为普通投资的多数美国人所感知，但是它能够限制某种高频率的无人值守交易（robo-trading），这种交易方式给市场带来动荡和令泡沫经济恶化。同时，它还将会为提升美国竞争力和削减赤字筹措急需的税收收入。

法国和德国作为欧洲的代表正在推动国际金融交易税，该税种也受到了微软创立者比尔·盖茨的支持。美国应该协助领导这一尝试。国际交易税将会使公司逃税的行为极为难以实现，因为原来的交易性质和地点常常只是改改账本的问题。

为了确保其信用，奥巴马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为期10年的名为“金融危机责任费”（Financial Crisis Responsibility Fee）的银行税计划，这项税种只针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公司。

（八）停止对 CEO 收入进行过度补贴

美国的高管薪酬近年来可谓飙升，这也是中产阶级和1% 的富人之间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增长现象部分归结于税法问题。1993年生效的法律为了限制过高的高管薪酬，规定不允许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税收减免超过100万美元。但是以“绩效为基础”的工资制度存在着漏洞，比如奖金或股票分红，基本上是允许了公司无限制的税收减免。此外，公司高管股票期权的税收减免也远远超过了报告给股东的费用水平。

三种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改革可以有助于扭转上述现象。

第一，税收减免的上限应当适用于高管薪酬的总额，并且被设置为国家工资中位数的25倍。这样可以对可减免的收入重新确立一个有意义的限制，将其与正规员工的工资捆绑在一起。在员工的中位收入水平也上升的情况下，这个限制也可以提高。

第二，税法应当要求股票期权的企业税收减免不得超过公司财务报表所明示的费用。去年提交到参议院的一个法案也提出股票期权的税收与财务报告的目的应一致对待。这些改革避免纳税人继续为高管的过度补贴买单。

第三，当许多CEO因管理不善或行为不当而被辞退后却仍可得到巨额的解雇补偿金之时，因糟糕的经济状况或并非自身错误而失业的员工却往往得不到以前雇主的任何帮助。既然公司在合同中为其CEO提供了“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那么也应该为其他雇员在失业时提供可观的解雇补偿金。这一改革可以通过对“黄金降落伞”公司实施禁止减免来强制执行，或通过对过度的遣散之举征税实现。

（九）帮助中产阶级家庭照顾孩子和年迈的父母

抚养孩子或照顾老人的成本对很多在职的身为父母的美国人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也会对其就业造成障碍。使优质照顾的开销变得可以承受，将会让这些身为父母的美国人的工作环境更为稳定，也将为他们所照顾的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稳定。

在先前几年的预算中，奥巴马总统已经提议将儿童和家属照管的税收抵免带给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好处翻倍。退还这些税收抵免还能够令额外的160万个家庭从中受益，这是由于需要支付儿童照顾费用的家庭可以申请抵免，不论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状况如何。这也将使抵免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加进步。

在老人照顾方面，现行的家属税收抵免政策应该扩展到即便纳税人与老人不居住在一起时的老人照顾费用。这种扩大的抵免政策也可以通过税收返还进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额外的帮助。

（十）帮助美国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今天，1400万美国人处于失业状态，还有上百万的人工作极少，得到的报酬也极少，或者遭受持续的工作短缺之苦。

对99%的美国人而言，没有比失业更紧迫的问题了。但是工作的短缺其实伤害着每一个人：对劳动力需求的缺乏使得工资走低，而在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下的购买力也被上涨的价格所侵蚀。同时，这一情况同样也伤害着企业，因为企业需要有强劲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以实现繁荣。

在201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制定了一套政策来创造就业机会，

帮助美国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提及的关键倡议包括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阻止将中产阶级工作岗位外包的税收政策、奖励勤奋工作和促进为未来工作培养更优质员工的教育、重新关注清洁能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加大对重建年久失修的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从而促进建筑行业的就业状况，等等。

每一项建议都能创造就业岗位，而且每一个建议都将进一步令美国经济更具创新性与竞争力。基于这些原因，国会应该通过总统的所有倡议。

四、结论

“占领华尔街”运动植根于并发扬着一个伟大的美国传统，即大众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美国多次经历了造成社会与经济变化的社会运动，以纠正那些当国家面对问题时要么反应过于迟缓、要么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政府政策。事实上，美国的成功秘诀之一即是，与其生活在害怕我们的不完美会暴露出来的担心之中，不如让我们满怀信心地相信我们的人民将会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为完美的状态，只要他们有机会让自己的呼声被听到。

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完成的历史贡献。它申明了数百万美国人感到被边缘化、不予理睬、不被代表的担忧，并迫使这些声音引起了全国辩论，比曾经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政客或其他组织做的都好。他们的声音被美国总统听到，奥巴马现在已经将其执政政策和谋求连任的竞选锁定为努力恢复穷人和中产阶级美国梦的斗争。“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未暴露出美国的弱点，反而昭示了其伟大的力量。

（刁大明、王垦　译；赵明昊　校）